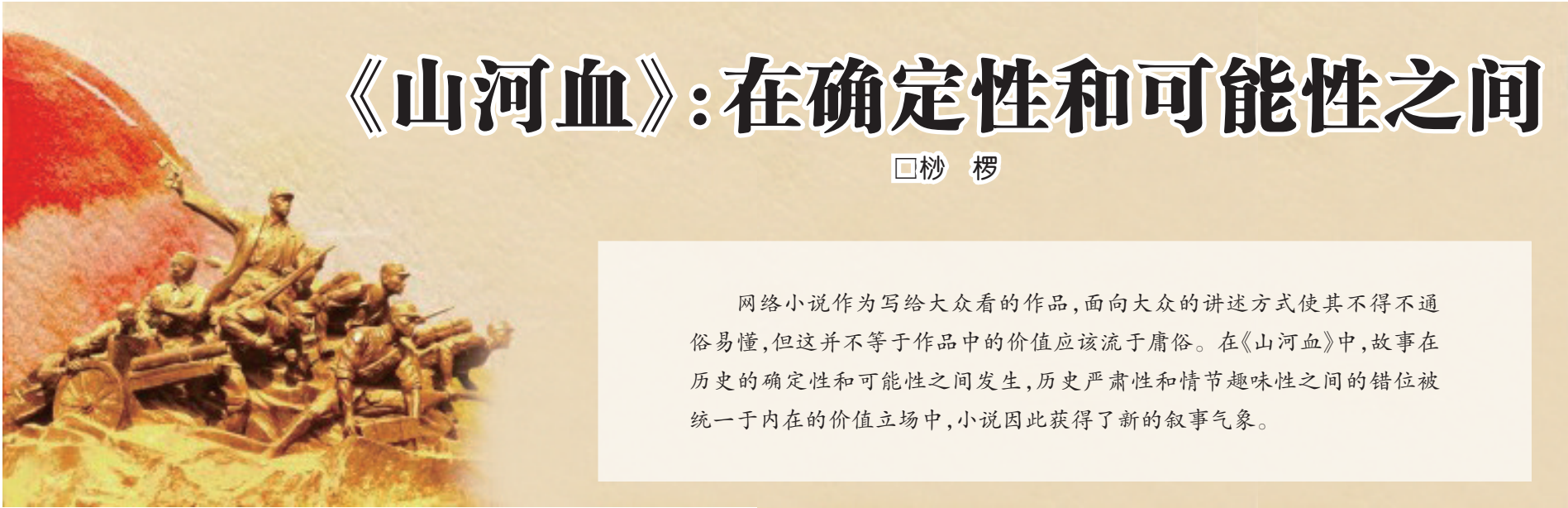


评点

《山河血》创作谈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国家 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和平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伤痛,战争更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撕裂。2006年的时候很多毫无事实根据、臆想杜撰的抗日题材电视剧和小说充斥荧屏,更多真假难辨的所谓历史解读在曲解我们的革命历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族战争,无论是正面战场抗敌,还是敌后破袭,中国军民与寇寇浴血鏖战。最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无条件投降,中国取得了全面胜利,历时14年,为此中国军民付出了3000余万的伤亡。《山河血》是《抗战》系列的第一部,通过收集阅读大量史料,走访遗址,还原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中日两国的情况,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切入。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经济严重下滑,国内天灾不断。军队经过二·二六事变后,皇道派中青年军官成为主力,海陆军大规模扩军,从参谋本部到关东军方面到处充斥着各种传言,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给予土肥原贤二、花谷正等人以支持,为夺取中国东北准备拼力一搏,东北四省上空已然战云密布。南京国民政府对此视而不见,却一心内耗发动内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与满铁守备队对满铁沿线东北军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共产党明确抗日方针,国民政府一方面积极发动内战,同时寄希望于国联调查团的调停。《山河血》从国际层面、国内层面等五国六方多个视角诠释九一八变动的真实过程。此前,日本关东军多次组织所谓的参谋旅游,对东北的地形、物产、军事目标等进行测绘,尤其中村事件后,日军间谍不仅不知收敛反而更加变本加厉。时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与土肥原贤二、坂原征四郎等人密谋推动事变,甚至将要塞重炮拆成零件秘密运入城中营地。而当时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日本人的野心,北大营驻军团团长王铁汉几次上报日军的异动,但却没能引起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的重视。事变后,日本特务协助溥仪逃离天津静园,在汉奸和复辟势力的左右下建立起伪满洲国,当义勇军溃散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坚持抵抗的中流砥柱,我想做的是深入刻画那些为民族独立自由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英雄。“密林雪岭寒,篝火夜风冷”正是当年抗日将士真实的写照,因为日军不断围剿,抗联官兵根本不敢点燃篝火,篝火更多代表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联官兵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对未来的期望。书中一名抗联干部在牺牲前描述,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当亡国奴,我们正逢国难,大丈夫舍身卫国,为的是让孩子呼吸一口没有硝烟的空气。正如日本在1976年编撰整理的关东军相关资料中记载,伪满洲国没有一条道路是安全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铭记历史,珍惜和平。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和平,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国家。

骠骑



《山河血》:在确定性和可能性之间

曹 楞

网络小说作为写给大众看的作品,面向大众的讲述方式使其不得不通俗易懂,但这并不等于作品中的价值应该流于庸俗。在《山河血》中,故事在历史的确定性和可能性之间发生,历史严肃性和情节趣味性之间的错位被统一于内在的价值立场中,小说因此获得了新的叙事气象。

《山河血》延续了骠骑的历史和军事小说一贯的风格: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传递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所不同的是,在尊重历史方面,这部小说远超《特遣行动》《龙源》《零点》和《抗日铁血之远征军》等作者先前的作品。从社会功能而言,网络小说一向以消遣性、娱乐性为基本追求,而历史题材似乎与此相左:悠远的时空距离、自带的文化质感和在传统精神建构中的厚重积淀,都难以令叙事旨趣飘逸起来。影视对历史的戏说调门儿曾激起过社会反感,网络文学跳脱此一窠臼,在快感中传递着严肃和崇高的意义。在历史类型小说中,加大幻想因素从而制造离奇的情节,满足读者求新、求怪、求奇的心理,似乎已成创作的定势。这其中,“金手指”自然是功效最大的法宝,也成为“网络性”的明显标志,骠骑对此自然也深谙于心。但在《山河血》中,他力求回到历史的本来意义中——至少在已上线连载的部分中如此,在尊重客观的同时探求细节的无限可能,以庄重和虔敬的态度重塑历史丰满的“金身”,令读者感受到磅礴的历史气蕴。

在前三十章中,全面铺开的叙事线已经暗示了全篇格局之宏大: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废帝复辟的丑剧、贪私渔利的闹剧、附逆卖国的奸剧在奉天(奉城)、北平、南京(金城)轮番上演。在北大营、江桥诸地,日本关东军疯狂进攻挑衅我方守军,“不抵抗”政策下的东北军主力放下武器,撤出防区,但以楚成文为代表的基层官兵中的热血将士不肯背负汉奸的骂名,自发抗击日寇,并开始了与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合作与合流,在白山黑水之间以身许国,与山河共存亡、为民族担大义。回顾历史,虽然日寇最终被赶出中华,但我们却难以真正开心地笑出来,因为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太过惨重的代价。大敌当前,敌我冲突的激烈和焦灼反被战与不战的争论以及兄弟阋墙的悲剧所掩盖,积贫积弱之后又无异于被釜底抽薪,其结果就是日寇铁蹄践踏我华夏14年——连同侵略战争

开始前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内阁和军部的阴谋,都是小说故事得以展开和详述的背景及路径。后文如何实现其宏伟的叙事抱负,读者自然拭目以待。小说从国耻悲剧的开端入笔,三股力量扭结在一起,成为驱动故事进程的驱动力:一股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和侵略行径;一股为在家园沦陷、生民涂炭之际仍旧对敌人心怀幻想或借机拉帮结伙清除异己的恶行,在高层是蒋介石、汪兆铭,在基层则是荣参谋长、马德财、钱利生之辈;第三股是已经被当权者抛弃,但血性不泯、不惜将身赴死以抒国难的楚成文、徐大壮、程天豪等抗日将士,以及共产党人罗登贤、任雪莹,民间抗战武装头领白三娘等人。作为主角的楚成文正直善良,拥有超群的才华和抱负,但一腔热血换来的只是憋屈和愤懑:他得到日军军力部署和即将炮轰北大营的绝密情报并呈报给上级,却被以扰乱局势为名关了禁闭。作者将普通人的心理代入将士们身上,从中体味他们的绝望、愤怒与爆起,伴随从想抗日而不得的悲愤到可白刃格斗以酣畅杀敌的转变,作者给了读者一个情感交代。在小说中,作者将主角光环赋予楚成文,在对他的勇气、才能和精神予以正面呈现的同时,任雪莹、白三娘、沈曼伊三个女性对其性别身份的好感突出了他作为英雄的形象。

将犹如乱麻的时局交代清楚对于作家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受制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更受制于作家看待历史的视角和表达的功力,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程。在结构上,作者采取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支”的传统叙事手法,分别推进每条线索。骠骑自言“要用写作去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和优良革命传统,传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包括《山河血》和《太行血》《淞沪血》等在内的抗战系列作品,试图对中华民族血与火的记忆做全景式钩沉和呈现,来实现自己对“传承”的担当——家国情怀、民族大义、悲天悯人、忠诚信义正是《山河血》坚实的叙事基础。所谓叙事,在

文论家眼里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而无论宏大还是细微的历史莫不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历史经验与人生经验具有精神上的同质性,其区别只在普遍和具体的不同。《山河血》所传达的关于历史经验的“本质和意义”,是楚成文、罗登贤舍身忘死所追寻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作为对全民族抗战的文学观照,作品在对“兄弟阋于墙”批判之外,更加张扬着“外御其侮”的精神,白三娘这个“女胡子”的角色即是例证。不得不说,白三娘对楚成文太过急迫的情感态度有违常理,叙述略显急躁;而与其他女性形象相比,江湖任侠之气的确为她鲜明的性格标志。当她得知楚成文的队伍陷入日寇的包围后,命令手下给所有的山头山寨子传口信去打鬼子,“大闹龙江”的行动更显示了她的胆魄和智慧。这其中固然受到对楚成文隐秘情感的驱使,但她的观念和行动仍然建立在保家卫国的前提下。在这部作品中,爱国主义是道德和情感的基本底色。

文学处理距离当下尚不算太久远的中国革命和抗战历史,始终躲不过一个问题,即如何以虚构的艺术手法诠释已经载入教科书的事件、结论和历史经验。如果只表现客观存在和真实发生的历史,将使文学无用武之地;而做出超出真实界限的幻想或虚构,又难免坠入虚无主义的泥潭。这似乎是难以调和的矛盾,在网络写作中,一些作品在这一问题上不乏冲破底线的书写。但在《山河血》中,作者一方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尊重历史真实和历史规律,对历史意义进行严肃地确认和阐发;另一方面,在确定性之下寻找历史的可能性,通过对细节的合理虚构、对经验的反思和对现场的还原丰富对历史的审美记忆。日军自导自演将南满铁路被炸事件嫁祸于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但在此前日方已密谋多年,在事变爆发前制定了周详的作战计划,《山河血》先从日本国

内社会情况开头写起,之后转入对中国东北的殖民阴谋,再通过楚成文在搭救坠河汽车后获悉秘密地图,以形象化的故事揭露日寇觊觎中国的狼子野心。丰富、具体的细节呈现为历史加入了人的体温,在代入感的诱导下,小说中那些牺牲在日寇枪炮下的中国守军将士让读者嗅到了“不抵抗”政策下的血腥,历史得以在“人”的意义上被再造和重生。

区别于神话对西方文学的重大影响,中国的文学与史学向来关系紧密,大量历史演义小说既是“重史”的表现,也成为“重史”传统的建构者。如果上溯至古典白话小说,历史类型恐怕是宋元以来长篇章回小说的“主流”。这一传统也蔓延至网络文学中,作为最成熟和最重要的小说类型之一,历史小说也是网络文学中的“主力军”之一。在架空历史和历史传奇类作品掀起的阅读热潮中,正面书写历史的作品也不断出现佳作。由于抗战题材小说需要在世界设定中恪守历史和现实大逻辑,这类作品往往凝聚着作者爬梳资料、调查采访的辛劳——正因为作者严谨的态度,历史及其意义本身在《山河血》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

网络小说大众化的表达方式代表着社会新的美学追求,我们常以上承传统通俗小说来追认网络文学的源头和脉络。但已有学者指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对“俗文学”的研究受到了当时“尊白话贬文言和重小说轻诗文”社会思潮的影响,而那些长期被我们认为是“平民集体创作”的作品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莫不是文人的创作(见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网络小说作为写给大众看的作品,面向大众的讲述方式使其不得不通俗易懂,但这并不等于作品中的价值应该流于庸俗。在《山河血》中,故事在历史的确定性和可能性之间发生,历史严肃性和情节趣味性之间的错位被统一于内在的价值立场中,小说因此获得了新的叙事气象。

我一直很怀念2004年的一个早晨。我拿着一杯两块五的奶茶和一个刚出炉的鸡蛋灌饼,火急火燎地赶到办公室,还差5分钟我就要参加早会。在我工作过的其他企业,迟到或是早退,不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但在我当时任职的那个台资企业,就算在已经下班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离开公司,都会被认为是这份工作的不够珍惜和热爱,以至永久丧失晋升的机会。

但真正想要得到晋升的机会,除了时刻表示自己勤劳爱岗和对人力资源部的同仁报以尊敬的微笑之外,还必须经常参加公司定期举办的提升员工士气的成功营和每日事无巨细的递交工作日志,工作日志囊括了工作餐所花费的时间。幸运的是,公司提供了网络和大量可以用于写作的时间,虽然这写作的时间应该是用于每日的工作日志。

和往常一样,早会过后,我花了3分钟的时间在墙角的垃圾桶旁用完了我的早餐,然后在这3分钟里,我在脑海里想好了这一天的工作日志。当然,这还是清晨,然而对于某个极度依赖于DCS系统的大量自动化运转的工厂而言,像我这样的中层管理人员的每日工作实在乏善可陈,和最简单的黄油面包里的黄油一样单调无味。不出意外,今天和昨天,甚至明天,工作日志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只是人力资源部掌握着命运权杖的那些人不会这么想,如果工作日志一成不变,他们很容易熬不过三天就会找你促膝长谈,表面温文尔雅,但实则一份言语辛辣的报告已经递交到企业高层的手中。所以我一直认为,后来我能适应高强度的网络连载,也正是因为有着每日能将枯燥无味的工作日志写出花来的本事。

适者生存,这是现代社会的法则,也是后来网文世界的法则。我在公司干得不错。如果不是2004年的这个早晨,如果我没有把再用几分钟就可以提前写好的工作日志视为一种亵渎,如果没有恰好在网页上点开那本名叫《星皇争霸》的网络小说,我的人生轨迹大概是这个公司最年轻的副经理,然后是最年轻的经理、区域经理……大抵如此。



《剑王朝》创作谈

我找到了某种平衡

曹 无 罪

那时我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在我最近的新书《平天策》开书前,我可以坐着新加坡航空的头等舱飞到墨尔本,在远离都市的乡村别墅酒店里,和酒店的主人、一对正痴迷于自己种葡萄酒的老夫妻谈论人生,然后在面对着经常有袋鼠活动的草坪的房间,敲下《平天策》的第一章。人之一生,不同的时刻,就永远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追求。对于我的写作生涯而言,写作便是由最直白的兴趣,打发时间开场,然后是养活自己,可以摆脱那种一眼看穿的枯燥生活,获得自由。然而职业写作就真的自由吗?事事皆有规则。之所以倾诉这些,和之所以怀念当初的原因十分相同。这些年的网络文学写作有了太大改变,300万字一年半就连载完成,两年就能写500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已经变成了业界常态。从最初的纯粹靠读者订阅获得收入,到当红作者可以如明星般依靠流量,从各种版权授权之中尽情享受超出以往数十倍甚至百倍的版权金。即便为了保证读者粘度,每天的连载更新数量也是十几年前的数倍,但大量像我这样的老牌作者,依旧可以做到游刃有余。因为在长期的写作之中,像我这样的作者,已经知道了绝大多数读者的喜好,知道他们喜欢看什么样的题材,喜欢看什么样的套路。

第一章被所有人看不起,第二章获得奇遇,突飞猛进,第三章就地还击。连载小说的黄金三章法则,时至今日,在绝大多数平台依旧适用,依旧获得大量读者的深深喜爱。每年都有大量的从未看过这种网络文学的“小白”读者进入这个天地,我们尽享人口大国的红利,这些新来乍到的读者深深被这些烂俗的套路所吸引。然而,抛弃这些安稳的套路另辟蹊径,往往意味着极高的风险。如果不能在一本书的开头就精准地抓住目标人群,那即便是成名的老作者也会被无情抛弃,被抛弃一两本长篇小说的结果,是两到三年消失在各种榜单,然后当红作者变成过气作者,被彻底遗忘,送到版权商手中的那些心血之作,也被丢弃在角落吃灰,或许在餐桌脚不平处,会拿出来垫脚。在入行5年之后,我离开起点中文网来到纵横中文网,在起点中文网我获得的标签应该是当时整个网络最好的电子竞技小说写手。是写手,不是作家。不单是我,而是当时绝大多数像我一样的写手认为自己还不够资格称为作家。然后我在纵横中文网创作了《罗浮》,我想有所改变,因为在入行5年的时间里,在起点中文网,我已经创作了7本长篇小说,总字数已经超过了1000万字。我渴望回到最初野蛮生长的年代,不管读者死活,只要自己写的高兴就好。然而后来是真的不好。读者不太满意,我自己写的也不高兴,甚至可以用痛苦来形容。原来从没有写过的仙侠类型的小说竟然如此难写。然后我跌入害怕过气的恐惧中,迅速回归商业,写了当时纵横最高电子订阅作品《通天之路》。成绩很好,但我依旧不高兴。在《通天之路》连载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在反思,我觉得快速连载、满足读者喜好和另辟蹊径的精巧之间,一定可以寻找出某种平衡点。于是有了《仙魔变》,一个在我现在看来都有些太过魔幻的名字,一个老套的穿越开头,但是在文字上,我尽可能做到精简,做到充分呈现画面感,

在情节上我尽可能做到前后呼应,层层埋伏。说起来很简单,但对于两三百万字篇幅的长篇小说而言,极难做到。这本书花了我两年多的时间,然后我发现我很满意。成绩不俗,口碑爆棚,留下大批挑剔的死忠读者。然后我发现对于绝大多数长篇小说而言,其实套路和文字的精巧程度并不是让人觉得烂俗的死穴,反而是人物的脸谱化和人性才是。绝大多数长篇小说连载小说的人物多到惊人,看完之后却发现是同一张脸谱,《仙魔变》误打误撞获得成功,是因为书里面的诸多人物,都有着独特的人性,有着真实的成长和变化。小说最后的大反派张平,原本是和主角一起读书修行的同学、挚友,为了战争的最后一战,不惜冒险混入敌国宗门窃取对方重要功法,然而最终又因为情仇,因为自身力量的增长,而背弃了原先的信念,成为主角最可怕的敌人。所以在开始创作《剑王朝》之前,我花了最大力气去构思设计的,并非主人公丁宁如何潜伏在长陵复仇的过程,而是书中这些人物的个性。从胶东郡来到秦都长陵的郑柳,从被人看不起的门阀子弟成为天下第一剑师的女人,又最终背叛第一剑师,成为大秦皇后,她的心到底是怎样变的?长孙浅雪在王惊梦活着的时候,心心念念想要杀死王惊梦,但是在王惊梦死后,她却心心念念要为王惊梦报仇,哪怕他的对手是天下最强的帝国,最强的帝王和修行者。她在得知王惊梦死讯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而那名曾经很久时间无敌于天下的帝王嬴武,他是否真的爱过郑柳?夜策冷、白山水、百里素雪……书中出场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前世今生。我在塑造这些人时,都没有站在作者自己的立场,而是站在了他们的一生里,设身处地去感受他们的情感变化。我不再追求更新的速度,也不再保证观众喜爱的情节和套路,《剑王朝》我足足写了两年零九个月,很成功,至少在我看来如此。在这个阶段,我很满意。因为这是每日连载数千字,两百几千万字的篇幅前提下,各方面的平衡点都抓得不错的产物。